

汪精衛的一生(二)

費雲文

受俄共操縱·製造分裂

民國十四年六月十四日改組大元帥府爲國民政府後，由於汪精衛受鮑羅廷操縱，共黨份子竊篡國民黨的陰謀活動日益猖獗；國民黨員的不滿情緒，也日益高漲。青年部長鄒魯便曾責難：「鮑羅廷和汪精衛這樣壟斷下去，中央黨部等於不復存在。」鄒兼任廣東大學校長，爲了提防青年學生受共黨誘惑，所以在校內散發反共傳單。於是，共黨份子便詆毀廣東大學是「反革命大本營」。

恰巧，八月廿日發生廖仲愷被刺死的事件，於是共黨乘此製造糾紛，對胡漢民及所有反共的忠貞而資深的國民黨員加以排斥。

暗殺廖的凶手陳順，當場被擊斃，失去追問主使人的最可靠線索。國民政府重視此一巨案，立即成立「特別委員會」，由汪精衛、許崇智和蔣校長中正爲委員，負責調查處理本案。

因爲朱卓文和陳順有過關連，林直勉曾經對

廖的親共懷過敵意，胡毅生（胡漢民的堂弟）曾因反對廖的容共而有過嚴厲批評，所以他們三人的嫌疑最大。特別委員會於八月廿五日下午令拘捕他們三人；除林直勉就逮外，胡、朱均已潛離他去。

鮑羅廷却夥同汪精衛，立即提出逮捕名單，竟然包括鄒魯、胡漢民、鄧澤如、謝持等國民黨有力人士在內，準備大肆羅織株連。如此藉題構陷，當然被許崇智和蔣校長所拒絕。可是，鮑羅廷並不就此罷休，仍然用盡一切手段慫恿共產黨徒，製造「肅清右派」的高潮。

汪精衛利用這個機會，於九月十五日在中央常務委員會中提議：「請胡漢民同志去蘇聯接洽」。於是，胡遂以「赴俄養病」及「協商關於政治經濟的一切重要問題」的名義被放逐出國。接着，鮑羅廷又在政治會議提議派遣黨的重要人員前往華北宣揚革命宗旨；汪在鮑羅廷的示意之下，提舉一向以反共著稱的常委林森和鄒魯。「調虎離山」，不但又放逐了兩位「勁敵」，而且立即以

共黨林祖涵和譚平山，遞補二人的中央常委遺缺。

林、鄒被迫繼胡漢民之後離開廣州，看到黨的危機，決心公開揭發反共旗幟。因此，先往上海與反共的戴季陶、謝持、邵元冲、葉楚傖協商；然後於十一月廿三日在北平西山碧雲寺的國父靈前，舉行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第四次會議（即西山會議）出席中央常委林森、居正、覃振、石青陽、石瑛、戴傳賢、邵元冲、沈定一、葉楚傖、鄒魯；列席中央監委吳稚暉、謝持、張繼。決議「取銷共產黨員加入本黨者的黨籍」，並發表宣言，開除譚平山、李大釗、毛澤東、瞿秋白、張國燾的國民黨籍，十二月四日，再決議開除汪精衛黨籍二個月及其中央執行委員的身份，並宣佈其罪狀，要點爲：

1. 任憑鮑羅廷操縱本黨中央，並操縱國民政府。

2. 廖仲愷被刺後，聽鮑羅廷唆使，放逐胡漢民。

3. 特擢在十八個月中請假十四個月的毛澤東為中央宣傳部長。

隨即，于十二月十四日接收上海環龍路四十四號上海執行部的辦公地點，設立「中央黨部」，別立門戶，處理黨務。

於是，中國國民黨乃面臨「西山會議派」和「廣州派」的分裂危機。

汪精衛受「西山會議派」的攻擊，甚至「開除黨籍」當然不甘心，當然要反擊。鮑羅廷却正好利用此機會，以報復「西山會議派」為名，想把國民黨的老同志排除淨盡。當即于民國十五年元旦，在廣州召開國民黨二全大會，提出處分「西山會議派」的問題，在共黨份子把持下，通過「彈劾西山會議決議案」，決定永遠開除鄒魯、謝持黨籍，書面警告林森、張繼、居正、邵元冲等，責其悔過，並限兩月之內書面具覆，否則也開除黨籍。

在上海的「西山會議派」，為了對抗廣州的「二全大會」，也于三月廿九日在上海召集廿七省區代表一百零七人舉行另一個「二全大會」。

在國父逝世僅僅一年之間，由于汪精衛受共黨份子的操縱愚弄，已使國民黨陷于嚴重分裂的地步。

阻撓北伐·負氣出走

在「西山會議派」和廣州中央發生嚴重分裂危機時，蔣校長和孫科曾經為促進黨的團結而努力，沒有成功。蔣校長有鑑於繼承國父遺志，

應當先剷除革命障礙，統一中國。因此，他在「二全大會」中，曾提出北伐進軍的主張。會中與會後，汪精衛均表示贊成，鮑羅廷也未反對。可是，當鮑羅廷以奉召返俄述職以後，情況突變。

首先俄國軍事顧問團長季山嘉，忽在軍校會議中，宣傳「北伐必敗」的謬論。接着，廣州市面接連的散發傳單，反對北伐，並且攻擊蔣校長為「新軍閥」。最後季山嘉明目張胆的破壞「北伐計劃」，甚至以「參謀團」的名義，不理會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決議，擅自削減軍校經費，延擱撥發官兵薪餉，陰謀破壞黨軍將士對蔣校長的信賴。

共黨份子並以往日挑撥汪精衛與胡漢民，強分派系，製造矛盾的慣技，製造汪、蔣之間的新矛盾。因此，在共黨的播弄之下，汪精衛也以一致贊成的立場而附和季山嘉等說法，態度曖昧了。

蔣校長以其繼承國父志事報効黨國的願望，無法實現，而黨的處境岌岌，也亟待衝破難關。於是，于二月八日九日，先後請辭國民革命軍總監、軍委會委員及廣州衛戍司令等職，以去就來促使汪

精衛反省醒悟。

可是，汪精衛對蔣校長的辭呈，既不批准，也不挽留，留中不發者半月之久。

二月廿七日，蔣校長訪汪，明告其如不准其辭職，就應令季山嘉返俄。三月八日，再訪汪，痛陳：「革命實權不可落入俄人之手，即與第三國際聯繫，必須定一限度，不可喪失地位。」汪不但不接受忠告，反而將此秘密談話內容洩漏給季山嘉。

季山嘉利用少數軍事將領的功名利祿心裏，直接煽動第二師師長王懋功叛變；但被蔣校長發覺，將王免職、逮捕。季山嘉一計不成，再策動共黨份子，公開對蔣校長作人身攻擊。

三月十四日，汪精衛仍不批准蔣校長的辭呈，暗示他自行離開廣州。



翻雲覆雨，口是心非的汪精衛。

「自行離開」等於棄職潛逃，當然蔣校長不能如此，於是又出現駭人聽聞的「中山艦事件」。

「中山艦事件」是季山嘉的毒計，因為中山艦是當時蔣校長往返廣州與黃埔間的座艦，他們企圖于蔣校長登艦後劫持他，直駛海參威送往俄國，以消除他們假借國民革命來實行其「無產階級專政」的惟一障礙。

這個陰謀也被蔣校長先發覺，乃毅然于廿日清晨宣佈戒嚴，逮捕中山艦長李之龍，各軍黨代表中的共黨份子，收繳共黨所操縱的省港罷工委員會的槍械。

此一強硬舉措，才使俄國顧問與共黨份子的囂張氣焰，為之收斂；而季山嘉和一般陰謀詭計的俄國顧問，不得不鐵羽而歸。

蔣校長處理此事變後，立即訪晤汪精衛，報告經過。汪不但不震驚此事的嚴重性，反而因蔣校長事先未與他商量而不愉快。殊不知如事先與他商量，則證之前事，他必橫生阻撓，或竟洩露給季山嘉；那麼，當斷不斷，稍縱即逝，黨國的命脈可能就此斷送。

在此情勢之下，汪竟然負氣的不敢面對現實而躲藏起來，表示不願再負政治責任。五月，悄然離粵前往法國。

寧漢分裂·口是心非

共黨的陰謀敗露，汪去法國，北伐的阻力也告消失。於是，國民政府決定北伐，于四月十六日推選蔣校長為軍事委員會主席，六月五日任為

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七月九日誓師北伐。一路勢如破竹，至民國十六年三月，已經克服兩湖、江西、江蘇、安徽、福建、浙江等省。

俄共方面，雖然因為中山艦事變，使他們篡奪中國國民黨的陰謀受到一時的遏制；但他們並不死心，仍然以暫時讓步的姿態，留在國民黨內，再等待時機與風作浪。

在史大林的幕後操縱之下，回到中國的鮑羅廷，竭盡各種可能，製造分裂，實行「倒蔣」。首先由共產黨的機關刊物評論：「北伐軍沒有得到羣眾的支持」，「黨的權威，應該在軍事領袖之上，黨應該支配一切」，以煽動「反蔣」情緒。繼而，利用國民革命軍第八軍軍長唐生智權位野心，以擁戴他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為釣餌，使他參加為「倒蔣」的要角；同時再發動中共黨徒，把持武漢政府及中央黨部，（國民政府原決定遷武漢，但經過南昌時，武漢先已成立左傾政權，故暫留南昌）一面電促「反蔣」要角汪精衛迅速返國，一面于四月一日免除國民革命軍蔣總司令的職務。

汪精衛回到上海，吳敬恆與宋子文曾往迎接，他好像對共黨的陰謀已有若干瞭解，曾對吳敬恆表示：

「共黨素來不輕易變更所定政策，共產黨實以國民黨為利用品，本人亦不贊成共產黨之階級革命及勞農專政。且據本人觀察：國民黨與共產黨亦不易繼續相安；但本人希望暫能維持合作，自己願負調和之責」。蔣總司令為示謙退的熱忱，曾經通電全軍將

士，歡迎汪歸國領導黨政，自己專司軍令。並曾數度與汪晤談，懇切告以爲謀自共產主義者手中挽救國民黨，必須實行「清黨」；並要求汪留在上海，幸勿前往武漢。汪並與蔣總司令、張人傑，以及各軍事將領會談，決定合作，處理一切內政、外交問題。

然而，汪口是心非，却悄悄的與共黨份子陳獨秀、周恩來接觸；突然于四月五日與陳獨秀發表「汪陳聯合宣言」，表示：

「中國國民黨同志，凡是了解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理論及其對中國國民黨真實態度的人，都不會懷疑，孫總理的聯共政策」，國父的「容共」，被汪曲解擅自改變為「聯共」，而公開宣言，真是荒唐之至；加以他朝秦暮楚，自食前言，招致國民黨同志的失望與憤怒，紛紛詰問。他却避免答復，于四月六日前往武漢。

上海一帶的共黨份子活動猖獗，企圖以暴力密謀叛亂，四月二日南昌的朱德等共黨份子掀起一場暴動，襲擊黨政機關，拘捕幹部，搶劫市民。於是，蔣總司令接受中央監察委員會的決議，下令于四月十二日由上海起開始清黨，清除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廣東、廣西、四川等省的共黨。十八日國民政府定都南京，推舉由俄返國的胡漢民為國民政府及中央政治會議主席。

由上海前往武漢的汪精衛，却成爲被鮑羅廷等俄國顧問與中共黨徒所規制的傀儡，絲毫不能有所主張。俄國的政策，以爲中國共產革命的高潮到了，於是透過史大林的指示，欲加強實施沒

收土地，組織工農新軍隊，成立革命法庭，在共黨的領導下，審判反動軍官等暴虐行動。同時，兩湖人民不能忍受共黨恐怖政治和社會鬥爭，更不能忍受「現金集中」和「糧食集中」的政策。於是各地農民蜂起，反抗共黨的操縱與控制；進而影響到以農民出身為多的軍隊，都紛紛起而反共。因此，汪精衛在時勢的逼迫之下，不得不于七月十五日提起實行「分共」的主張，廿七日，鮑羅廷離華返俄。武漢的左派政府于八月五日下午令取締共產黨，八日，緝捕共產幹部。

由於南京清黨與武漢分共，國民黨的容共政策乃告終止。

當此次汪精衛回國之初，蔣總司令曾勸他，當前問題的癥結在「清黨」，祇有把中共排除於國民黨之外，黨才能真正的團結；並且勸他留在上海南京，不要去武漢。汪不聽，竟以「聯共」的立場去到武漢。僅僅三個月，就為情勢所逼，不得不改變初衷，而與南京同一步調，實行「分共」。照情理講，過去他之所以與蔣總司令發生意見，是爲了對中共的政策問題，現在既然事情明朗了，汪且于八月六日發表其「錯誤與糾正」論文，承認自己有錯；就應該捐棄前嫌，與蔣總司令精誠合作，爲完成「國父革命的精神志業，繼續奮鬥。這在當時，無論於私於公，都是理所當然的事。

可是，事實出人意外；一個新的分裂和一連串的黨政糾紛，却又因爲汪精衛的舉措乖張而層出不窮的演進起來，而其結果，汪本人却落得個不爲各方所容所諒，再度鐵羽出國。

倒蔣聯蔣·翻雲覆雨

原來，此時汪已有了自己的派系「改組派」，在陳璧君、陳公博等人的慫恿之下，與有割據野心的唐生智聯合起來，實施他一面「驅共」一面「倒蔣」的策略，除了由唐生智于八月八日在武漢發表「倒蔣」通電，出動軍隊準備奪取南京外；汪本人特致函在南京的國民革命軍主力之一的第七軍軍長李宗仁勸他也參加「倒蔣」行列。

李宗仁、白崇禧受汪誘惑，于八月十二日在南京舉行的中央執監委員會中，主張遣使與武漢議和，並暗示要求蔣總司令辭職以爲交換條件。

蔣總司令爲了促進團結，坦然于八月十三日發表「辭職宣言」，即返奉化靜居。南京方面的黨國元老胡漢民、蔡元培、張人傑、吳敬恆、李石曾等也與其共進退，隨同離職赴滬。

八月廿日，汪精衛、唐生智等離武漢向南京進發，在九江與李宗仁等會商，滯留四日，突然孫傳芳以七萬人之衆，乘虛渡江進攻南京，國民革命軍奮起抵抗，遂進行龍潭會戰。

慘烈的龍潭會戰，給國民黨各方面很大的教訓；於是全面團結的「一致要求下，南京、武漢、上海（即西山會議派）三方面于九月十一日舉行正式談話，決議在「四中全會」前，先由三方面推出特別委員組織特別委員會，統一黨務。十六、十七日兩次會議，決定中央黨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組織，以及各部門的人選。廿日，各部門宣告成立，發表宣言。表面上已結束國

民黨自民國十四年底以來的分裂狀態，而一直維持到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產生新中央執監委員會之前，但實際上仍未做到真正的團結。

首先，汪精衛因爲未能被選爲中央特別委員和國民政府的主席大失所望，隨即偕唐生智返武漢，不聽號令，自行其是；一面以其「改組派」攻擊中央特別委員會「不合法」。

在南京的國民政府，以唐生智公然稱兵叛變，乃明令討伐，在第一、三、六、七各軍的合兵征討之下，唐迅告失敗，下野出國，汪則悄然前往廣州，以張發奎的第四軍爲骨幹，企圖以廣州爲基地，自成天下，再搞分裂。惟當時廣州係由籍隸廣西的李濟琛與黃紹竑等坐鎮，汪如欲達其願望，尚需另費手脚。

中央大局，自蔣總司令辭職後，中樞無主；北洋軍閥捲土重來，共黨連續暴亂，社會不安，險象環生。若干將領竟跑到非敦請蔣總司令復職，國民革命軍即無法團結，國民革命也無成功之望；當前情勢，尤將無以善其後。於是，自十一月中旬起，馮玉祥、閻錫山聯名通電各省，請一致擁戴蔣總司令統軍北伐，並電蔣總司令，保證：「弟等負弩前驅，願請指揮」。何應欽也屢電敦勸，李宗仁則表示「請蔣總司令復職，但不主張蔣汪合作」，廣州的李濟琛却主張「蔣汪合作」。

大勢所趨，汪也不得不改變立場，改「倒蔣」爲「聯蔣」，由廣州赴上海，于十二月十日，偕同何香濤、陳璧君、甘乃光、顧孟餘、丁惟汾等，正式向國民黨四中全會預備會提案，敦請蔣

總司令復職。

可是，在廣州的張發奎却乘李濟琛北上開會的時機，于十二月十一日，與所部黃琪翔發動一次政變，將代理李留守廣州的黃紹竑驅出廣州，於是激動了附近的廣西部隊，起兵討張黃。張黃率重兵出境迎戰，廣州空虛。共黨趁機發動第二次廣州大暴動，屠害軍民達二千餘人，並且竊據廣州，組織蘇維埃政府。張黃見闖了大禍，立即回師，經過激烈巷戰，始於十三日克復廣州。可是，此一巨變，使廣州蒙受空前的嚴重的劫難。大家痛定思痛，一面主張立即與幕後主使的俄國絕交，一面嚴厲指責釀此巨變的禍首張黃。而汪精衛却仍一意袒護張黃，飾詞辯解；張黃也通電迎汪回廣州，自成局面。因此激起全國公憤，通電上呈國民政府，要求立即討伐張黃，並通緝汪精衛、何香凝、陳公博、甘乃光、顧孟餘、陳璧君、陳樹人、王勤等「改組派」人物。各級黨部人員慷慨激昂，不惜以去就力爭。

至此，汪精衛自知無法在國內立足，更談不到取得領導地位；乃于十二月十七日，再度悄然出國。翻雲覆雨，自食惡果。

擴大會議·鬧劇垮台

當時，國內情勢繼續惡化，中樞無主，已不容許總司令長此置身事外。自汪出國後，國民黨內部團結障礙已告消除，南京中央特別委員會決議敦請蔣總司令赴寧主持中樞大政，並且先自辦理結束。於是，蔣總司令乃于民國十七年元月四日前往南京，九日，通電繼續行使國民革命軍總

司令職權。

蔣總司令復職後，使原來紛亂的局面，頗為開朗。北伐軍區分為四個集團軍：第一集團軍，約廿九萬人，由蔣公兼總司令，由津浦路北；第二集團軍，為河南及西北一帶的部隊，約卅一萬人，由馮玉祥任總司令，由隴海北向平漢路；第三集團軍，為山西部隊，約十萬人由閻錫山任總司令，一面東出，會攻平漢路，一面出綏察，南攻北平；第四集團軍，係兩湖及廣西軍隊，約廿四萬人，由李宗仁任總司令，為預備後進之師。各軍在蔣總司令的統帥下，團結一致，自四月至六月，短短的三個月時間，即已攻克平津。年底，張學良在東北通電服從國民政府，易用青天白日國旗，全國統一。

民國十七年八月四日，中國國民黨在南京召開二屆五中全會，根據國父民權主義，確立五權政體，準備裁減軍隊，計劃于次（十八）年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十月，選任蔣公為國民政府主席，兼陸海空軍總司令，譚延闓、胡漢民、王寵惠、戴傳賢、蔡元培為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院長。

裁軍，是當時政府迫不及待的要政。因為全國歲收每年僅四億五千萬，而軍費每年即需五億元；而且國家已經統一，也無需養此二百五十萬份子複雜的軍隊。於是，政府乃于民國十八年一月，成立國軍編遣會議，決定全國陸軍不可超過六十五師。

可是，當時擁兵的將領，如武漢的李宗仁、中原的馮玉祥、華北的閻錫山，均欲擁兵自雄，

形成割據局面。二月下旬，武漢的桂軍擅自侵入長沙，驅逐中央任命的湖南省政府主席魯滌平。雖經中央政府下令雙方軍隊駐守原地，不得自由行動，但桂軍仍悍不遵從。

三月，國民黨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汪精衛以其本人及「改組派」人物未能在新的黨政機構中取得重要地位，乃乘機利用裁軍問題的矛盾，與李宗仁等勾結。十一日，汪等十三人發表「關於最近黨務之宣言」，叫出「黨要民主化」的口號，反對「三大大會」。而在湖南的桂軍，更向友軍猛攻不已，擴大叛亂。結果，「三大大會」通過警告汪精衛，明除陳公博、甘乃生等黨籍案，國民政府也下令「伐李宗仁等」。

討李的軍事，進行極為順利，四月五日，蔣主席即已進駐漢口，李部瓦解。汪雖受挫，仍不甘心，再以「護黨救國」為號召，密派黨羽，與馮、閻、李等所有反對編遣的將領聯合「反蔣」。

八月，中央再召開編遣實施會議，希望貫徹初衷，建設國家。於是，汪的黨羽張發奎，首先于九月十八日在宜昌宣言獨立，主張迎汪為黨的最高領袖，接着，廣西的李明瑞、楊騰輝，河南的唐生智部（唐已由海外返國，接受中央委命）還有馮、閻兩部將領，紛紛以「護黨救國」的名義，號召「反蔣」，但大家的步伐凌亂，各為私利。不久，張發奎返粵後為陳濟棠所敗，李、楊為桂軍所敗，唐部及石友三部均被中央擊破；「反蔣」之局，又告瓦解。汪又由香港出走新加坡。

汪到新加坡，起初還以調人自居，說些悲天憫人的風涼話。民國十九年一月十日，居然又通電願與蔣主席同時下野，一面却積極以其「改組派」政客，與反中央的各集團聯絡，推波助瀾。二月廿四日，以閻、馮、李為首的晉系、西北系、桂系各級將領四十五人通電提出「黨統問題」，反對中央；汪立即通電響應。三月十五日，叛軍擁閻為海陸空軍總司令，馮玉祥、李宗仁、張學良（張不知情）為副總司令，廿日，中原大戰開始。四月七日，由汪精衛起草的「北方黨務問題宣言」稿拍抵天津，主張另行召開「中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央以叛逆終不悔悟，乃于五月，由蔣主席誓師討逆。

討逆軍事，在南方頗為順利，侵入湖南長沙的張發奎、李宗仁軍，被坐鎮武漢的軍政部長何應欽，和廣州中央軍的夾擊，全部潰敗；李、白退桂林，張發奎下野。可是，中原一帶，戰況激烈，尤其山東方面，濟南且已淪陷。閻、馮乃電促汪北上，商組新政府；於是，各地叛逆份子，爭赴北平。汪抵平後，于七月十三日與閻、馮等組成「擴大會議」，自認為新的「國民政府」，以汪、閻、馮、李、唐（紹儀）為國府委員，發表總宣言。其實，份子複雜，意見紛歧，什麼「民主集權」、「村治救國」、「擁閻治國」，完全雜湊胡編，根本不談不上政綱政策，更談不到為國為民。

但，中央軍却在蔣主席臨危鎮定，指揮若定之下，于七月廿一日一舉擊潰馮軍的主力，克服亳州；山東方面，也轉敗為勝，克服濟南。

叛軍整個覆敗已在目前，九月一日，「擴大會議」仍公佈「國民政府組織大綱」，推選閻、馮、汪、張（學良）為國府委員，而以閻為主席；並以「政府」半數部長人選由張安排的交換條件，要求張出兵贊助支持。開口「護黨救國」，竟然開出如此條件，連袁世凱時代的軍閥作風都不如；縱或因此而成，真的打垮了中央政府；試問如此「新」的雜湊班政權，將成何等世界？

幸而，張並未受彼等誘惑，反而深明大義的宣佈服從中央，隨即派軍入關；而中央軍也已勢如破竹的攻克許昌，直指鄭州，對叛軍形成大包圍態勢。

於是，「擴大會議」鬧劇垮台，汪等紛紛逃入平津兩地租界。十一月，閻、馮通電下野，交出兵權，中央軍進入西安，討逆戰事結束。

當民國十七年底全國統一之後，本可以偃武修文、埋頭建設，舉國一致為實現三民主義而努力。可是，由於汪精衛一人一派的始終搗亂，鼓惑軍人，爭權奪利，破壞統一；以致各地叛亂時起，使中央軍南征北討，應付不暇。而各戰區生靈塗炭，哀鴻遍野；中原大戰，雙方死傷，且達廿四萬人之多。最可惜者，在敵國外患虎視眈眈之下，我國竟因為內爭，對消了無數國力，浪擲了兩年寶貴時光；以致後來對付日本侵略，飽受捉襟見肘之苦；至今回憶，能不痛惜慨嘆！（未完）

西笑錄

劉佳明輯譯

如此藉口

「對不起，我以為這是我自己的房間。」
「沒關係，」半裸女郎躺在床上說：「不過，我倒要問問你，難道你每次進你自己的房間前，都敲門嗎？」

白費唇舌

「昨天我跟女友談了四個小時。」
「她最後怎麼說呢？」
她最後只說了一個字：「不！」

醫生妙論

禿頭病患對禿頭醫師說：「你發明的生髮藥，既然這麼有效，你自己為什麼還禿頭呢？」
醫師說：「男人設計奶罩，你見過有男人戴奶罩沒有？」

還差一點

「我愛他，差不多愛的發瘋了！」
「那妳為什麼不嫁給他呢？」
「我只是說：『差不多』愛的發瘋！」